



塞外文苑

一入冬，母亲就开始画冬天。母亲对冬天的记忆尤其深刻，一张张画里充满了母亲无尽的思索和感慨。

母亲不识字，在庄稼地里耕作了大半辈子，可不知怎的，只会种地的母亲非要画冬天。母亲粗糙的手从没握过笔，锄草施肥，上山砍柴，拉山地车，打猪草，饲养牛羊，靠的就是这双手。如今人老了，母亲勤劳的手也裂开了一道口子。让人不解的是，满头银丝的母亲却饱含深情地拿起了画笔。

母亲的第一幅画贴在了墙上，这面墙我们称作“娘的心愿墙”。张贴在“娘的心愿墙”上的这幅画，说是画，其实就是潦草的写意图，是母亲一笔一画用心画出来的。画面上，光秃的树枝被刺骨的寒风刮得东倒西歪，母亲在严冬里背着一小捆柴火一步一步往家赶。天阴沉沉的，破旧单薄的衣服被大风吹得扬起了衣角，但母亲仍挺在寒风里。记得母亲画这幅画的时候，抖动的手一边涂鸦一边感叹，还从老花镜里滚落一串心酸的泪珠。母亲的这幅冬天图，虽画得歪歪斜斜，但天寒地冻的景象一眼就能看出。全家人静立在“娘的心愿墙”前，恍然明白了只会种地的母亲为什么突发奇想学绘画，这是母亲滚动的沧桑，是岁月中的风霜和执着。

母亲的第二幅画又上墙了。漫天卷过大雪的冬天，一角墙头上，三只小鸟静立着，没有欢快和灵动。皑皑白雪罩住了村庄，小鸟无奈的眼神呆滞了一般，这就是母亲的第二幅画。年迈的母亲在时光的缩影中寻找绘画的题材，全家人解读着母亲的心思，思绪回到往昔的岁月中。那些年的冬天，天寒风疾，一片冻土，我们弟兄几个尚小，冬衣破旧单薄，在寒冷里度日如年。我们家常常锅灶冷寂，炊烟难以升起，食不果腹。母亲的手颤动着画出几只小鸟，在冰天雪地里难以觅到一粒米，这让我们又想到了那一个个难熬的冬天。

母亲又画了一幅冬天图，画里，全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有说有笑，场面热闹极了。看到这幅画，我们的心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这些年，村里开垦荒山，一片片山坡种上了石榴树。流火的五月，满坡吐翠，万株流丹，景象壮观。千亩生态石榴园还开发成了旅游项目，花红如潮，游人如织，村子也朗润起来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母亲深情画出的这幅冬天图，笔画虽不规范，却透出了喜悦和幸福。

又一幅画张贴在了“娘的心愿墙”上，这幅画是一幅雪景图。漫天的雪花飘飘洒洒，落到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上，乡亲们在安适的家里聚餐，温暖而祥和。这幅图，母亲终于画出了心愿，画出了全家的向往，更画出了乡亲们的安康与和美。

不识字的母亲非要画冬天，其实母亲画的不只是冬天，而是抵挡不住的情感和思想。

边走边写

对于西方的感恩节我不知道其由来及各种讲究，但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人是需要感恩的。

父母师长、兄弟姐妹当然应该感恩，但我也非常感恩自己这份职业，在塞外草原辽阔的北疆大地做一名国社记者，使我有幸有了“登高壮观天地间”的平台，仿佛站在山之巅、云之端来眺望俯瞰天地间的奇观，我看到了海阔天空的人世间盛开出无数绚丽的花朵，芬芳馥郁的花香在尘世间弥漫。

涉足新闻行业已经三十一年了，今年上半年刚领到从业三十年的证书。分社的领导和同志们为我组织了一个从业三十年的纪念活动，我非常激动，感谢可爱的同事们给我组织一个庄重又俭朴的座谈活动，让我认真捋了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

最应感恩的是我成长的时代和祖国。祖国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给我们这几代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对此永远深怀感恩之情。像我这样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更幸运，到适龄时顺顺利利上了小学，

按部就班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成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代，祖国和时代给了我成长与进步的阶梯，使我从乡野中拔脚走出泥土，走进了书声琅琅的大学课堂完成宝贵的学业，走进了人才济济的国家通讯社，在这藏龙卧虎的单位里工作并成长。

再要感恩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没有哪一种工作像记者这样让我在阅尽人间百态的同时不断成长，让我在见识过人间悲欢离合后告别幼稚，让我把人情练达的成熟体现在文章中，让我把世事洞明老夫成体现在了调查研究里。感恩记者这个职业使我永远能贴近新鲜事物，永远能清晰地发现美好。我有幸比其他从业者更近距离地采风揽胜，三十多年走过祖国的不少山山水水，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要感恩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就开始供职的国社——新华通讯社。我们的郭社长穆青告诫我们“勿忘人民”，郭超人社长又反复叮咛“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从业三十多年我牢记新华

呼和浩特旧城的老戏院

■高培莹



新中国成立前，呼和浩特有旧式老戏院四座，集中在旧城，即小东街的大观园剧场，大西街的同乐剧场，大召门前的民众剧场，财神庙巷的共和剧场。

这四座戏院都是由私人筹集资金，在不同年代建造的。

大观园剧场的前身为燕美国，同乐剧场的前身为同和园。这两座戏院在原归化城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并享有盛名。据史料记载，燕美国、同和园均系清乾隆年间建造。燕美国是位姓关的王爷投资建造的，戏院为二层阁楼，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坐东向西，楼上正面及南北两厢均设有包厢。燕美国起初并非专供唱戏使用，而是以租赁筵席餐具、包办酒宴、出卖黄酒为主要业务，只是偶尔在酒宴中请戏班子演唱戏剧。1927年，山西商人王泰和、关多仁租赁了此戏院，租期25年，经修缮后更名为“大观园”。

时光流影

很美丽的雪花慢慢地飘下来，积下白白的厚厚的一层。推开窗，世界洁白得令人直想欢呼。

我喜欢雪，尤其喜欢厚厚的雪。雪后，披一件棉大衣，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认真地走，真是一件开心的事。

雪是温柔的，温柔得不想惊扰熟睡的人们；雪是舞动的，她的飘逸、清爽让人们想伸手触摸都不忍心；雪是动人的，她的冷艳、丽质足以让俊男靓女们嫉妒；雪是无私的，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融入大地怀抱，滋润万物生长从不图回报；雪是快乐的，飘入小溪就和小溪一起欢唱，融入大海就和大海一起沸腾；雪是顽皮的，不经意间就会雪染满头，把你打扮成可亲可敬的老爷爷、老奶奶。她还会趁你不注意钻进你的鼻孔里、耳朵里、衣领里挠你的痒痒。雪又是一位杰出的美容师，她会用缤纷的雪花覆盖世界的尘埃，把大地装点得美轮美奂，使残缺变得完美，漂亮的更加靓丽。

而现在，走在纷飞如麻的雪里，我觉得，雪比雨更多股柔情，也更多一份洒脱。伸出手，马上就有几朵雪花款款地飘落在掌心。你欣喜而小心地注视着这些不是生命，它们有晶莹剔透的心，藏不住半点污浊。看着美丽的雪花，心里恼人的思绪悄悄离你而去。

静静地行走于雪中，清晰地看到高高的树枝间散布着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鹊巢。这些由残叶枯枝筑就的鹊巢，任凭风

吹雨打，依然安之若素，为鸟儿默默地遮蔽着风寒。只见几只鸟儿不时扇动着羽翼，俯冲到远处的雪野里。看着这些在雪野中艰难觅食的鸟儿，我心里涌起一股难言之意。这些鸟儿，没有天鹅、仙鹤、鸬鹚类有高贵，也没有令人艳羡的华丽羽毛，但这些小小的鸟儿却如此坚强，即使在荒凉的雪原上忍饥受冻，也别离家乡。

这就是北疆大地上生长的树，这就是

观园”。1938年，该戏院曾一度改名为“协进电影院”，以放映电影为主，有时也演戏。1943年恢复大观园的名称，1946年又改为“社会电影院”。1948年，从山西大同来了一晋剧班子在此戏院演出，随之又复名为大观园。王泰和租期到后，就将戏院交还给关多仁之子关贻秀。新中国成立后，新绥剧社集资对大观园进行了修葺，1963年，市文化局和晋剧团又作了一次较大的重新整修。1956年，大观园剧场改为公私合营戏院，此后，大观园一直为呼市晋剧团专用演出场所。1971年，大观园被拆除。

同乐剧场原名同和园，坐落在旧城大西街中段，建筑面积约800多平方米，原是归化城皮毛行陈姓商人的祖传产业，它的经营方式与燕美国相似，但其建筑规模设备较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同和园更名为“同乐剧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商人王宽荣、杜六合等人集资维修，并将场内木条长椅改为木条座椅。同乐剧场因年久失修，于1962年坍塌。

民众剧场坐落在旧城大召门前，总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剧场原址为绥远省商场旧址，1935年由官方投资兴建。1939年

在商场南端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小舞台，放映电影，称为“协进电影院”。1945年，改称“庆和大戏院”，除了供戏曲班演戏外仍继续放映电影，1948年改称为“大光明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在此戏院演出晋剧，1950年，改名为“民众剧场”，一直由民众晋剧团(后称醒民、永新晋剧团)占用演出。1961年，国家投资进行改建。1971年，大召前夹道的和平影院拆除，放映设备移入民众剧场，自此，该剧场更名为向阳电影院，专门放映电影。

共和剧场坐落在旧城财神庙巷，观众称为南戏院，建于民国初年，约600平方米，系土木结构的简易剧场。剧场内设备简陋，只有690余座位。1951年起名为“共和剧场”。据说，此戏院由徐家沙梁村的绅士徐福安投资兴建。剧院开业后，主要演出晋剧。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剧场成为二人台的专门演出剧场。1964年因年久失修倒塌。

呼市旧城除了这四座戏院外，据史料记载，尚有一座名为“普庆园”的戏院，大约建于清道光年间，坐落在旧城小西街东段、宁武巷的北口处，后因地处偏僻，于咸丰年间拆除改建为当铺。

雪中行

■乔峻岭

北疆天空下翱翔的鸟。它们是北疆芸芸众生的化身，纯朴善良，坚贞忠诚。

雪一朵朵地落在脸上，化作颗颗水珠。而那点凉意进入躯体，浸透灵魂。纷乱的心也忽地沉静了许多。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境界。冬天，让人沉思，让人冷静。

身后所有的脚印都已被雪掩去，真实的，只有脚下的土地。

雪一朵朵地落在脸上，化作颗颗水珠。而那点凉意进入躯体，浸透灵魂。纷乱的心也忽地沉静了许多。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境界。冬天，让人沉思，让人冷静。

身后所有的脚印都已被雪掩去，真实的，只有脚下的土地。



诗

林漫步

北疆新歌

(组词)

■董童

绿色的草原，青色的城

谁不眷恋你蓝天的晴朗？
谁不陶醉你牧歌的悠扬？
蒙古马追逐绿草的希望，
绿色草原，洒满芬芳。

谁不惊叹你亮丽的风光？
谁不赞美你宽阔的胸膛？
手牵手走过岁月的沧桑，
青色的城，传递吉祥。

绿色的草原，青色的城，
激情舞动青春的梦想。
汗水洒进这一片土壤，
幸福的生活，溢彩流芳。

绿色的草原，青色的城，
热土插上腾飞的翅膀。
哈达献给这一片天空，
和煦的歌声，世代传唱。

爱在内蒙古，情暖内蒙古

草原上迎来崭新的日出，
炊烟描绘着温暖的画图。
绿草泛波浪，牛羊似珍珠，
马蹄声穿过岁月的征途。

雨后的彩虹挂在天幕，
琴声伴随着追梦的脚步。
哈达迎宾客，风情多淳朴，
马奶酒斟满心中的祝福。

爱在内蒙古，情暖内蒙古，
天籁的歌声纯净肺腑。
爱在内蒙古，情暖内蒙古，
我们手牵着手，
共同守望这片热土。

爱在内蒙古，情暖内蒙古，
浩荡的春风驱散迷雾。
爱在内蒙古，情暖内蒙古，
我们心连着心，
汗水铺就幸福的道路。

北疆新歌

北疆的风，轻轻吹过银色的毡房，
湛蓝的天空，梦在飞翔。
牧场撒满了牛羊，
田野播种着希望，
嘹亮的歌声，响彻四方。
北疆的风，轻轻吹过微笑的脸庞，
壮丽的山川，暖在心房。
岁月飘逸着芬芳，
光芒闪耀在心上，
动人的故事，随风传扬。

爱在北疆，歌声多么嘹亮，
耕耘的沃土，收获富庶与安康。
绿色的家园，铺开醉人的画卷，
智慧的汗水，让北疆更加辉煌。

爱在北疆，唱响和谐的乐章，
时代的号角，在辽阔大地上吹响。
红色的旗帜，指引未来的方向，
英雄的儿女，让北疆更加辉煌。

火山岩遐思

■张文杰

火山喷发岩浆冷却之后
西王母率众仙女福祸人间
轻摆杨柳摆枝 舞动罗衫水袖
撒下如雨滴的花籽

干燥的火山灰里
缀满形似雨伞的金色神花
抚平山崩地裂的疮痍
马蹄踏过黄泥飞溅
牛羊啃食反刍生香
牧羊简单的食谱里多了一道
色香味美的下酒菜

一位仙女
数日后偷偷降临敌地
高耸入云的望夫石
一粒被眼泪泡胀的种子
寄托对牧羊人巴图的相思
一代代草原儿女
质朴温润的心田
一株神葱开花散枝叶
宛如高大的斗木

寒来暑往 斗转星移
绝壁上那株孤零零的神葱
至今无人靠近其身 睹其真容

怪石嶙峋 遍布奇花异草
黄花沟和神葱沟
两条长长的手臂环抱着
美丽多姿的辉腾锡勒草原
一条随风飘逸的哈达
迎接慕名而来的八方游客

倚天照海花无数

■殷耀

现在的同事们。一代又一代新人在这里坚持着理想，守望着正义，鞭打着丑恶，传播着温暖。小白楼里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用汗水和才华酿出了一篇又一篇名篇佳作，见证了北疆内蒙古发展的历程。小白楼那闪烁着灯光的窗口，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新闻理想；一点一点小白楼里凡人的微光，驱散了阴霾和风雨，照亮了天空和远方；对人民的热爱在我们的心中不断滋长，长成草木葳蕤的花园，彰显守望在草原和边疆的新闻人的精神、力量与担当。

感恩这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揣理想走进了小白楼，他们使我年轻充满活力。记者是一个适宜年轻人的职业，洋溢着活力激情的年轻人使小白楼永葆青春，这里采写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这里的每一天也都是新的。不经意间想起了“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句诗，这句诗的前两句是“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回想起自己三十年的新闻生涯，真的是“三十年如一瞬”，太快了。衷心祝愿

感恩同在小白楼里的我曾经和